

早春的风(外三章)

■ 马小洁

立春过后的冷,飘忽不定。
随时出没在日子的缝隙,村庄日复一日的生活。
风声载着千军万马,呼啸而来。
到处是被风追逐的事物:屋脊上的枯草,玻璃窗上倒立的影子,草垛旁凌乱的茅草,冬天遗漏的枯叶。
风中自带隐形的针,密密麻麻,落满田野的角落,河水的脸颊。
不停抽打着万物。
奔跑。怒吼。沿着意念的旷野。
死亡。新生。短兵相接。
枝桠摇曳,空气喘息。时间于一场突如其来的风中,加速。
猝不及防。
隐匿于村庄的料峭,伴着大寒尚未说出的秘密,随风散去,落入远方眼睛里盛满的期待。
如一场剑雨,大地上留下一道道隐形的伤口。
迎着风,只有这样,才能在下一场更大的风中,保持笔直的站立。
土地内堆积的爱,跃跃欲试,足以融化突然莅临的风雪。
身后,阳光如瀑。

春天的措词

雪花退场的那一刻,梅花暗自藏起内心的小欢喜。
一场雨水的莅临,浇开因困于寒冷中春天的细节。
水滴清澈,浸入枯萎的事物,沉睡的肢体,睁开惶惶的睡意。
醒来。

蔚蓝写满眼眸,天空铺展明媚。
一朵迎春花于枝头灿烂,身后,是大片金灿灿的盛开。
即使三三两两的料峭依然在生活的低处迂回,一树桃花的粉,足以三月涂上温暖的色彩。
梨花写意洁白,细雨枝头的景致让她们终于放下了怀中经久的期待,欲语还休。
鸟鸣被洗去了沉重的部分,愈发清脆,与柳枝交换碧绿。
往来于春风中的人,顺从风的脚步,步伐轻盈,即使迎着风行走,也会笑容满面。
流水用不息的流淌,表达千里之行。
岸堤依然选择沉默,它需要最大限度地敞开心扉。
像春天那样,拥抱万物,拥抱热爱。
无需分行,一些词语鱼贯而出。

惊尘

见你的瞬间,久于心头的万绪千愁散去,目光中只留下静美。
一个轻转身,便聚拢月光一窗,幽梦一帘。
纤细,不妖。婀娜,不媚。
清瘦托起柔韧,修长抒写优雅。
娉婷。凝脂。清醇。
与山草为邻,木林为伍。
任风雨穿过命运的弧线,怀抱孤独,不染尘埃一粒。
山林深处,鸟鸣清脆,足以让你献出内心的春风十里。
山涧溪流,水波清澈,照见你前世的大梦一场。
秦时明月,始终于心的天空明亮。唐诗

宋词装点翠绿的腰肢。阴冷与霜雪,伴你在通往玉质的路上。
纤柔,可赏气韵。阔叶,可见气势。
抬首入世,低眉出尘。翩然若下凡的仙子,演绎向上的姿态。
一寸一生香,一株一醉人。
眉心有烟雨,眼里映江南。
走近你,我读到了高贵与神秘。
气质如你,蕙质如你。
借微风一缕,采撷淡淡的香。诗行里生出碧玉千尺,春天一座。

礼物

一场柔軟的细雨过后,天空渐次明朗。
云朵轻盈,是倒映于天空的另一种盛开,每一次漂移都吐露一片洁白。
春风里长出的事物,自带温度,一树树的暖,逐去角落最后的阴霾。
沿着桃花的指向,青草的影子把自己摇曳成大大小小的翠绿,嵌入洒满阳光的大地。
越飞越高的风筝像极了一个人的思绪,放下红尘牵绊,轻如飞鸟,直到融入蔚蓝,化作虚无。
时间周身,布满明亮之词,轻轻波动,就会有无数条光线风中舞动,闪烁。
万物退去沧桑,不再沉默,怀抱欣喜,与花朵一起,竟自由。
零散的日子被馥郁填满。
匆忙的脚步突然被一缕花香羁绊,平凡之处的生活生出一丝妩媚。
有流水自远方来,那些曾被寒冷湮灭的词语重新长出新芽,伸展腰肢。
风吹,有墨香于一个人的指尖滑落。
一点一滴,汇集成为虔诚者春日的礼物。

面点工

■ 戴荣里

去年的今天,我去他的工作间,进行了半天采访。房子在二环以里,是核心位置。因为去年加了微信,一年来没少互相沟通,面点师对我十分热情。

案板桌上悬挂着两个正在充电的手机。一个手机正在播放着评书故事,说书人讲话节奏快,故事有些惊心动魄。你在听吗?影响不影响擀面?不影响。听听,可以缓解紧张啊!也可以减轻疲劳。

一个面盆,刚才还是一大盆活好的面,此刻,已让挤面机挤成了像折叠海带一样的一团。我想,面点工的故事或许靠近海?

你家是农村?海边的?是农村,不在海边。人多地少的穷地方。在家不好吗?乡亲们出来打工的多,我就是十几年前跟着亲戚一起出来的。弟弟也在广渠门做面点工,家乡人在北京做面点的很多。

我忽然想到一种现象:北京城里的打工者,是有着一村一片亲友同来的现象。江西的理发师,河南的保安,安徽人开的复印店,山东人爱干物流业……的确有这种现象。面点工家是福建,福建人在北京,不光有做医疗的医生,也有贩卖海产品的一帮,还有搞装修装饰的一帮,当然也有类似面点师专做面点的这一帮。

我把手机放在面粉上,试图想拍一段视频,几次想立在面粉袋上,但面粉袋不平整。旁边全身落满面粉的女子,递过来一个手机架,我把手机放在上面。

我老婆。和我一起做工的。你爱人?也是你老家的?你们一天能做多少面?三四百斤吧!早晨四点多起床,忙到晚上。定做的客户要是多,还要加班。

说话间,进来一位大娘。面点工问大娘要哪一种面条?大娘熟练地一指,面点工的爱人将一把面条飞速装进塑料袋子里,一称,不多不少,正是一斤。大娘喜气洋洋地递上钱。三块五。我问,一直这个价?

面点师说:前不久刚提了价。原来三块。实在顶不住了,房租、面粉都涨价了。多少年没涨价,不涨价,就再也做不下去了。毕竟小本生意,挣个辛苦钱。面点师低沉着声音说。

旋进来一位高个子男子,白色的面包服,比面点师高出一大截,比我就更高了。我儿子,18岁。去年来的北京。初中毕业,不能在家呆着啊!帮我送货。几个孩子?两个,女儿在老家,上五年级。过一段时间,我要让孩子出去找个事干。面点师说。

面点师把刚才那一坨面,先变成了折叠的海带,又变成了一绺绺面条,再在案板上撒上玉米粉,面条们在玉米面粉里滚几下,甩一甩,就不会黏连在一起了。捏开、旋转、打卷、入箱。孩子一箱子一箱子地再送出去。大主顾是饭店,小主顾是私人,私买者,大多是周边的百姓。高个子儿子,像一个勤快的小燕子,一会儿出去一趟。要提前加工好,要不人家急着要,会来不及。面点师瓮声瓮气地说。

一位女子闪进来,先交钱,再要面皮。再年轻一点的顾客,会扫案板上的二维码。交钱的方式,老中青顾客,真不一样。年轻的,全部扫二维码;中年的,有的扫码,有的交钱;年老的,则全部给现金。

我看到一位老人,一块一块地给,我想起当年卖鸡蛋攒钱的母亲,她对钱的珍惜,也如这位顾客。都是老主顾。面点师说,也除账。好像验证似的,正有顾客进来没给钱,说除着,也把面拿走了。面点师笑笑。

租的房子很远吗?面点师一指马路对面的胡同,租了一间,房租一千多元吧!三口人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一万元左右吧!疫情紧张的时候,不行。

进来一个白眉毛老头。黑帽子、黑棉衣,浅青色的裤子,看上去,老人十分利落。对这里的面食,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我问白眉毛老人。

吃饱了不饿,这是最大的特点。大爷调侃着说。转而又缓缓地说:这面,筋道,吃在嘴里爽滑,好吃,我一直买这里的面食吃。您原来在哪里工作?故官。故官?!我连问了几位在故官工作的朋友状况,老先生对答如流。这位在皇官里工作了一辈子的老者,如今退休了,也来享受这每日买面条的平民时光。无论在什么位置,总离不开一个吃字啊!老人在故官看惯了高墙大院、国宝金樽,最终也离不开面点工勤劳的双手供养啊!

顾客突然多起来了,面点师已做好了几大盆面条。一绺绺面条,看上去整齐划一,像在接受面点师的检验,面点师十分满意地笑着,他停下手里的活。面点师的儿子为我俩拍照,面点师拉下脸上的口罩,整个脸上的笑意就都看到了。没有疫情的时候,你戴口罩吗?开始不戴,但夏天面粉糊鼻子,喉咙也难受,后来只好戴了。干这活,容易得职业病,面粉不脏,但会影响心肺。面点师笑着,再往下拉一拉口罩。在那狭窄的门口,面点师的儿子将我俩定格。

我又给面点师与他儿子合了影。面点师的儿子脱下口罩,才看出那一脸的稚气。这位十八岁的孩子,和他爸爸一样,只是初中毕业,未来的道路还很漫长。面点师夫妻一年四季在外面求生活,没有更多的时间过问孩子。那位读五年级的女儿,只好放在姥姥家。隔辈人带孙子、孙女,已成了当下农村的常态。面点师的儿子这一代,他们将来的儿女受教育的程度如何?也是一个未知数。

门旁的那几袋面鱼儿,擦亮了我的眼睛,我要了八斤,我问面点师多少钱,面点师说要是人家就是三十块钱,今天,我想着他们,他就不收钱了。我说,那坚决不行。我偷偷扫了案板上的二维码,付了五十元钱。面点师一脸惶惶然。这是一个干活的实在人,只见他抓起一把面条硬要塞给我,被我反复推让拒绝了。面点工的辛苦,我在眼里。

这附近的居民,因了面点师十几年的存在,维系着生活的平淡和安逸。大娘感受到筋道,白眉毛大爷品尝到滑溜,那位年轻女子则感到好吃……不同的百姓,以不同的味觉,感受着面点师的手工作品,而岁月就在这样一双粗手中,匆匆度过了。面点师家是福建仙游。他没有像故乡的名字一样做到仙游,却每天揉面讨生活,我知道仙游古今历史上出过许多名人,但面点师默默地工作,却牵连着京城的家千户。每天几百家百姓,都在享用他的面食,这该是多大的造化啊!

四海峰峦争仰止
五洲商旅竞徜徉。
鸣歌浪舞期鸿渐,
风正帆悬寄远航。

文/ 溥沅

诗意图滨海



秘境的掌心

■ 郭宗忠

早晨清冷,到了中午,温度升到十摄氏度以上。在秘境的柳林里,听到了几只白头鹤的叫声;还有从树林里飞出的一只啄木鸟,像水波一样波动着飞了过去。几乎在同时,一只斑鸠从低处的树丛中飞到了高高的柳树上。
出门遇到这些鸟,心里高兴,毕竟,在大地上,鸟是你关心的,也是关心你的生灵。如果一天听不到它们的叫声,看不见它们的身影,我会感觉日子低沉,心灰意冷,好像心里缺失了什么。只有在鸟声里,心情才会出奇地舒畅,眼明耳聪,脚步轻捷,这也是鸟儿对我的关心吧。

高处的树叶落了之后,在低矮的景观榆树绿化带的边上,金银木的树叶还是绿的,它们红色的浆果还正处于成熟期,不像绿道边上的金银木的浆果,基本被白头鹤和灰椋鸟吃得所剩无几。

麦冬在树叶下还是绿色的,它们的果实前一段被园艺工采摘了,等明年开春要种在湖边的斜坡上,等麦冬冬出来,防风护坡。在雪中,麦冬也是保持绿色,麦冬耐寒又可以生长在树下,所以,许多地方的公园里都能见到麦冬。

雪落了一场,忍冬花在竹亭南边的斜坡上还在开着,我把忍冬花的照片发给朋友看,他不胜惊讶问这是什么花,在这样的季节还如此奔放。在立冬和小雪节气过去了许多日子后,忍冬还在开着花,对不习花性的人看来,的确不可思议。我说,想想看,它为什么叫忍冬?朋友似乎有所理解和领悟:它是忍冬花啊。

在这片柳树林里见不到白头鹤的鸟窝。可是它们的确在这几棵树上安了家。安了家,一年四季这几棵树就是它们的家。

所以不管一年里何时从这些树下走过,都会听到他们家长里短的谈话。它们怎么叫或者高低上下地飞来飞去,都像我们小时候在故乡的家里,那样随意和自在,一切都是童年的美好。鸟儿在自己的家园里,我突然感到它们永远是孩子,永远是童年。所以,鸟儿的叫声,仿佛在唤我回到童年的时光。

今天天气回温,阳光明媚,西南风微熏,暖暖的,有种初春的气息。在这样的中午,各种鸟儿倾巢出动,那些多久不见的棕头鸦雀,小黄雀,山雀,也都在树林间穿来穿去,叫声也是那样轻柔 and 别致,好像这时候是它们冬天里的节日一样,它们羽毛艳丽光滑,三五成群,踏青和游湖,结伴在秘境里。

此时,我又看见一只大斑啄木鸟,落上了身边的一棵槐树上,它自上而下地搜索着,等到了有枯树枝的树杈里时才停下来,轻叩了几下,像是访客的敲门声。但是它却不是访客,而是审判者,对于那些躲藏在树木里的蛀虫来说,这叩击却让蛀虫惊心动魄,心惊胆战。也许这世界有了啄木鸟,就是一种启示与神谕,也仿佛在警示着人们,如果是一只蛀虫,你永远无处可藏,无处可躲,随时有啄木鸟的叩击声,那不是击碎你的噩梦,而是让你的美梦破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你的头顶。

我听到树林中不断传来的啄木鸟的叩击声,树林里回响的传递的很远的啄木鸟的叩击声,似乎是树木从心里发出的感激的心声。有了这些啄木鸟,树木们才安心生长,追逐阳光。你看吧,栎树林里的小栎树也一天天长,黑枣树在与白蜡树和榆树比高,火炬树的树苗已经蔓延成了秘境的秘境。

枫树林,洋槐树林,以及松树林,没有几年的工夫,已经让小树林成为了森林。

那些野山桃树的小苗,它们点缀在树林之中,让森林俨然是神秘而落英缤纷,芳草鲜美,桃花灿烂。我总是在它的春天忘记,在它的夏天里蒙福在树荫中,在它枫叶黄和火炬树染红的秋天里流连忘返,在它的冬雪中踏出第一行脚步。在这样的每一个时刻,鸟儿也是如我一样欣喜,我如鸟儿一样欣喜不已,在四季的美中吟诗或者歌唱,这些都是真纯的心音。

我看到低飞的灰喜鹊,好像要穿过所有的树枝与树叶,树叶和树叶之间的路径,仿佛就是我在秘境里的小径,每一天走过的同一条小径又是不同的路径。那是昨天开放的打碗花,那是今天开放的紫菀花,那是明天的白屈菜花。它们在路边,在树林里,在草地上,在秘境,那些风起云涌,那些早霞晚霞,那些细雨飞雪,那些星空月夜,那些金鸡菊和二月兰,那菜地边上的石凳与茶饮,还有松鼠藏在菜园里的松果,以及喜鹊站在树枝头宣示领地般拉长了的夸张的叫声……这一切,都在我的心里有了位置,也在我的心里有了这百花百草百鸟的树林。

在火炬树和洋槐树林的交界处,我看到扶芳藤,在冬天它们的叶子似乎长成了槐树和洋槐树的叶子,我发现,扶芳藤已经和槐树的树干长在了一起,它们相生相依,似乎是爱的故事,在这秘境里化成了情的美与爱的诗。

我走在栎树林里,刚刚早晨霜冻的土地融化了,大地松软,树叶富有弹性,我想朝着月见湖走的脚步,被秘境里的小径与鸟声迷住了。它们知道,在这里,我永远逃不出秘境的掌心。

迎新春(外一首)

■ 黑马

辞旧迎新,翻开新的一页
关于春天的好日子,接踵而来
春联张开了火红的双臂
正拥抱归家的游子
把虫鸣燕语打开,把柳绿桃红打开
春风早早地铺开了一条锦绣大道

喜上眉梢,一个崭新的时代
雨后春笋般的蓓蕾,举起嫩绿的信仰
伸出一双双温暖的手,勤劳的手
领着春光走,让所有的灵感入土生根
打开封闭的阳台,呼吸新鲜的空气
让生命流动出绚丽的色彩

我们都是奋斗者
揣一把种子和泥土
踏着晨露,踩着春的韵脚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开启新征程
带去春的福祉,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续写“春天的故事”
让爽朗的笑,跌宕出一支澎湃的歌

新年快乐

冬季,一天天逼近圆满
落日西沉,晚霞迅速兑换阳光
黑夜浇灌星斗
我置换出内心的黄金

白雪举着灯笼,在灯下,读诗,抚琴
用二十四种不同的声音
河流远去,万象更新
连同那些高蹈而辽远的事物

今夜,我写下新年快乐——
这最后的献词
光明的神,已守望在黎明的门楣
时光的骏马已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先于哲人抵达的
是溅起一路星火的——噼啪的鞭炮声
仿佛咕咕的马蹄声
闯进了我幸福的童年